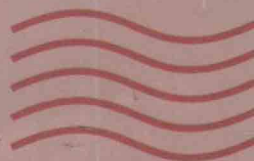


反犀利泼辣文风，展现李敖侠骨柔肠，百科全书风采

我也风花雪月

《也有情书》

《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》



李敖 著

世间有感于父女之情、
忧患之书者，
必将啼笑以视斯文。

—— 李 敖

漓江出版社

我也风花雪月

《也有情书》

《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》



李敖

著

世间有感于父女之情、
忧患之书者，
必将啼笑以视斯文。

—— 李 敖

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也风花雪月/李敖著. - 广西:漓江出版社,
1999. 1

ISBN 7-5407-2384-1

I. 我… II. 李… III. 李敖-文集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9)第 11789 号

书名	我也风花雪月
作者	台湾 李敖
出版	漓江出版社
发行	漓江出版社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广西风华印刷厂
规格	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4.53 印张 290600 字
版次	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	1-6000 册
书号	ISBN 7-5407-2384-X/I·1444
定价	25.00 元
地址	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-1 号
邮编	541002

也有情书

总 目 录

也有情书	(1 - 220)
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	(221 - 455)

目 录

序.....	(1)
给咪咪.....	(8)
给 Bonnie	(10)
给 LW	(13)
给 G 的九十四封信	(15)
给尚勤的两封信.....	(115)
给谷莺.....	(120)
给 H 的十三封信	(122)
给阿贞.....	(139)
给 Y 的四十八封信	(139)
给汝清的五封信.....	(199)
寄会云.....	(214)

序

三情之书是《李敖的情诗》、《李敖的情书》、《李敖的情话》。这诗、书、话三本书，大多都是我没发表过的有关爱情的文字。一般人都以为李敖是一个喜欢仗义执言的“侠骨”型人物，却很少清楚李敖还是一个喜欢花言巧语的“柔情”型人物。这三本书收集的，就是李敖“柔情”一面的文字，愿天下有情人，都人手三册。

三册书装贯串的主题是：我们要有现代化的爱情。

在现代化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，我们看到现代化的电子情歌、现代化的性病医院、现代化的人参补肾固精丸，却很少看到现代化的爱情。

现代化的爱情是什么？现代的中国人知道的似乎并不多，他们虽然也风闻什么自由恋爱，也爱得自称死去活来，但是，他们的想法太陈旧了，做法太粗鲁了，手法太拙劣了，在现代化的里程碑上，他们的爱情碑记，可说是最残缺的一块。有

多少次，我看了古往今来的许多所谓爱情故事，忍不住好笑说：“中国人中的这种人呀！他们不懂得爱情！”

在上下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，我们简直找不到多少可以歌颂的爱情故事、不病态的爱情故事。尽管二十五史堂堂皇皇，圣贤豪杰、皇亲国舅一大堆，可是见到的，很少正常的你依我依，而是大量反常的你杀我砍他下毒药。

一个号称中华五千年史的伟大民族，居然制造不出来多少像样的爱情故事，这可真是中国人的大耻辱！中国过去的爱情传统，是不平等的、缺少相对主体的、人格分裂的、胆怯的、媚妓本位的、男色的、没有人权的、缺少罗曼蒂克的、病态的。我读古书，少说也有三十年，我实在无法不做出这样令人不快的结论。

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五日报上说，台北西门闹区的情杀案，是“在某单位服役的中尉军官庄水昆，因情感纠葛愤而行凶，他先在部队内杀死了一名卫兵，并将这名卫兵的尸体藏放在车辆底下，然后拿了一支枪从新竹赶至台北，到了自己一见钟情的部属妹妹许美月家中，将许美月击毙、击伤她的哥哥，并纵火焚屋，然后畏罪饮弹自杀。”看吧，随便一个例子，就显露给我们多少病态、多少粗鲁！但你别忘了，这种行为，并不是“某单位服役的中尉军官”个人的行为，这种行为是陈旧、拙劣爱情传统的反映，只有根本不懂爱情为何物的人，才如此焚琴煮鹤，如此赶尽杀绝，如此霸王硬上弓。真正的爱情绝不这样，这样不漂亮的、不洒脱的，绝不是真的爱情！

现代的中国人，必须练习学会如何走向现代化，用现代化的水准与情调，开展现代化的爱情。迷恋秋雨梧桐，何如春江水暖？感叹难乎为继，何如独起楼台？在罗曼蒂克的爱情上，

中国文化和乡土，都无根可寻、无同可认，虽然本是同根生，无奈土壤不对，对现代的我们，实没好处。

多少年来，我在传统下摸索正确的爱情路子，最后我终于摸索完成，我终于得到了解脱的快乐，几个完成的重点，我愿意特别揭示一下：

爱情是不盲目的——张飞的眼睛

神话里说那长着小翅膀的爱神邱比特跟情人赌钱，最后什么都输光了，就把眼睛做赌注，最后又输了，就变成了瞎子，“爱情是盲目的”(Love is blind.)的话，就是这样出来的。但我认为，“爱情是盲目的”是错的，我认为爱情该像《三国演义》中张飞的眼睛，一天二十四小时，除了眨眼，连睡觉都是睁着的。

睁着眼睛的恋爱才是真的恋爱，西施不该只出在情人眼里，爱情应该知道对方的优点与缺点，这样就没有不适当的希望和失望。比如说你爱一位所谓“新女性”，但她整天搞星象、搞算命、搞紫微斗数、搞怪力乱神，你就知道她一点也不新，她的大脑其实是中国农村、希腊农村的旧女性，但你也不妨爱她，但你绝对不要盲目。

爱情是不痛苦的——它是纯快乐

我认为男欢女爱是人类最大的快乐，这种快乐，是纯快乐，不该掺进别的，尤其不该掺进痛苦。过去胡适之先生给朋友写扇面，他写——

爱情的代价是痛苦，
爱情的方法是忍受痛苦。

我认为他全错了，在爱情上痛苦是一种眼光狭小的表示、一种心胸狭小的表示，一种发生了技术错误的表示。真正的第一流的人，是不为爱情痛苦的，像一位外国诗人所说的——

啊！“爱情”！他们大大的误解了你！
他们说你的甜蜜是痛苦，
当你丰富的果实
比任何果实都甜蜜。
Oh Love! they wrong thee much
That say thy sweet is bitter,
When thy rich fruit is such
As nothing can be sweeter.

这才是健康的爱情观。

爱情是灵肉一致的——肉一样重要

自古以来，有一种毫无根据的怪论，就是“唯灵论”，或说“灵魂至上论”，或说“崇灵贬肉论”。这种怪论，不论怎么叠床架屋，怎么演绎，它的基本调门，不外乎灵是高的、圣的、好的；肉是低的、邪的、坏的。这种灵上肉下的思想，是错误的。

一位外国诗人，曾用美丽的诗句，巧妙指出：

……灵之对肉，并不多于肉之对灵。

“……Nor soul helps flesh more, now than flesh helps soul.”

这是何等灵肉平等的伟大揭示！这诗人又指出：肉乃是“愉快”(pleasant)的象征，是可以给灵来做漂亮的“玫瑰网眼”(rose-mesh)的，这种卓见，实在值得满脑袋“灵魂纯洁”“肉体不纯洁”的卫道者反省。懂得爱情的人，绝不忽略灵肉任何一方面。

爱情是会变的——接吻来分离

在爱情里的人，没有人愿意看到感情在变，但是感情明明在变，不承认感情在变的人，是不了解爱情的。很多人不了解这一点，拼命用各种保证与手段去巩固感情，用海誓山盟、礼

教、金钱、道德、法律、戒指、结婚证书、儿女，乃至刀枪和盐酸来想使感情不变，我认为这些都不是第一流人的态度。第一流人的态度是潇洒的、洒脱的、来去自如的，像一位外国诗人所说的——

既然没有办法，
让我们接吻来分离！
Since there's no help,
Come let us kiss and part.

这才是第一流人的态度。

爱情是要技巧的——不一起下山

承认感情在变，然后就要技巧的处理这种变。《水浒传》里王婆说男女关系有五条件，第四条件是“小”，小就是技巧，就是细心体贴，不发生技术错误。就是结婚要送玫瑰花，离婚也要送玫瑰花。公鸡对母鸡是不讲究技巧的，公鸭对母鸭是不讲究技巧的，霸王硬上弓是不讲究技巧的，但第一流的人不是公鸡、不是公鸭、也不是霸王，他自然会很技巧的处理爱情。

男女关系好像一起上一座山，我认为上山时候，可以在一起，到了山顶，就该离开，不要一起下山，不要一起走下坡路。男女之间最高的技巧是不一起走下坡路，应该在感情有余味的时候，先把关系结束。不要搞到恶形恶状，赶尽杀绝。

爱情是唯美的——不涉真和善

有的女人要在爱情上追求真善美，我认为这种人太贪心了。我们习惯上讲真善美，“真”是科学哲学的问题，“善”是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的问题，“美”是美学艺术的问题。凡是涉及“真”、“善”、“美”的问题，我认为女人都不适合追求。你只要做一次选择法就够了。如果“真”、“善”、“美”三者不可得兼，一定要女人选三分之一，全世界所有的女人，都会宁愿不做真女人，不做善女人，而要做一个美的女人。女人宁愿是个假女人、坏女人，也要是个美的女人。这就是说，女人的本质是唯美的，女人实在不适合求真，不适合责善。女人把感觉当做证据，这种人，怎么求真？女人把坏人当成好人，这种人，怎么责善？所以女人追求真相，真相越追越远；女人择善固执，善恶越择越近。女人只能追求美，一女人若在追求美以外，还要追求真和善，还要替天行道，还要大义灭亲，会发生可怕的错误。

我相信男女之间的一切关系，都是唯美的关系，恋爱应该如此，结婚应该如此，离婚更应该如此。男女之间除了美以外，没有别的，也不该有别的。

上面的几个重点，可说是这三情之书所特别环绕的信念，读这三本书的人，请特别注意这些信念在我心路历程中的变化。注意了这些变化，再回看我这些“少年哀艳杂雄奇”的作品，自然将有会心的领悟。

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七日

给 咪 咪

亲爱的咪咪：

一连五天没有写信给你了，我知道你一定感到很奇怪，奇怪我为什么“懒”起来了。其实真是见你的鬼，我才不懒呢，五天来我每天都勤于反省——反省我在女孩子面前是否吃了败仗？是否被那诡计多端的小丫头洗了脑？

反省的结果，我，李敖，悲哀地失望了，我想不到我竟有些动摇，于是我大叫一声，往后便倒，倒在床上，活像那只满面病容的猫儿，但疼的并不是右“腿”，而是那征服咪咪的雄“心”。

神话里的 Mermaid 时常在海上诱惑水手去触礁，她会甜言蜜语地说：

“……给我一个奇迹好吗？让别人忽略你的存在而你却比以往更健全更有力的生存吧！”

于是，水手听了她的，放弃了骄傲、嚣张与忧愁，在这几天中埋葬了他原有的许多习惯，他偃卧在远海天边的孤岛，那是一个与尘世隔绝的地方。

这几天来我出奇地沉默，不愿跟别人交往，我感到很疲倦，在世俗场中我周旋得太久了，我渴望休息，于是我也“唯心”起来，神游着六合以外的幻境，在那里没有庸碌之往来碍我耳目，也没有俗场中人来扰我心灵，在孤岛上只有你——那最能了解我的小东西！

我们同看日出，看月华，看闪烁的繁星，看苍茫的云海；我们同听鸟语，听虫鸣，听晚风的呼啸，听 Ariel 的歌声，我们在生死线外如醉如醒，在万花丛里长眠不醒。大千世界里再也没有别人，只有你和我；你我眼中再也没有别人，只有我和你，当里程碑如荒冢一般的林立，死亡的驿站终于出现在我们的面前，远远的尘土扬起，跑来了喘息的灰色马，带我们驰向那广漠的无何有之乡。宇宙从此消失了你我的足迹，消失了咪咪的美丽，和她那如海一般的目光。

敖

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八日西洋近古史课上

给 Bonnie

Bonnie:

谢谢你在聚餐时对我的两次批评和临走前的一番直言,我不能不感激你,为了你至少使我知道在那种人情泛泛的热闹场合里,竟然还有一位不惜犯颜规劝我的冷眼人。

四年来,我的为人和作风始终受着人们的非议,并且不爽快的是,这些非议每多是在我背后的阴影里面发出的,很少人能够直接在我面前显示他们的光明和善意,他们论断我的态度缺乏真诚,也缺乏表达真诚的热情和度量。

对这些层出不穷的臧否与攻击,我简直懒得想,我觉得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多嘴而怯懦的小蚍蜉,根本成不了什么气候。而我这方面,却又仿佛是个玩世不恭的禅宗和尚,总是报以一个揶揄的鬼脸,或者回敬一个“老僧不闻不问”的笑容。

近几年来,我一直在用“存在主义”的方法,树立着“虚无主义”的里程碑,思想上的虚无再属进行为上的任性和不羁,

使我很轻易就流露出阮籍那种“当其得意，忽忘形骸”的狂态，聚餐时的表现只不过是放浪形骸的一小部分，可是已经足以使你看得不舒服了！

在这四年的岁月中，我历经了不少的沧桑和蜕变，本性上的强悍与狂魔使我清楚的知道我总归是一个愈来愈被“传统”所厌恶的叛道者，我孤立得久了，我不太妄想别人会改变一个角度来看我了，我也不再希冀我喜欢的人能够对我停止那些皮相的了解了，听了你对我说的话，我忍不住想起那位命途多舛的女诗人 Sara Teasdale 的两行句子：

All his faults are locked securely
In a closet of her mind.

这也许正是你我之间的最好的描述，可是不论怎样，你的关切与好意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。

四年浪花的余韵，如今已经逼近了尾声，我不知道我还能再说些什么，一个早已被时光消磨了色彩的人，他却深愿你的未来是绚烂多彩的。

李 敖

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古美洲

〔附记〕寄这封信后第七年，吴申叔王莫愁夫妇请我吃饭，我忽然在他们家里看到 Bonnie 结婚后的照片，颇有感触，我回家写了一封信给申叔夫妇，原信如下：